



女孩袁月月

旷野上的星星

克隆世界奇遇记

高一往事

到非洲去看树

太阳梦见我

太阳梦见我

旷野上的星星

大树城堡

寻觅隐约的光亮
米粉

五月

男生向左

女生向右

♥ 马光复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女孩袁月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袁月月/马光复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7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

ISBN 978-7-80240-654-4

I. ①女…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963号

书 名 女孩袁月月

作 者 马光复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1
A: 袁月月	2
B: 老校长赵华芬	3
C: 袁大福	5
D: 屋塌人亡	9
E: 说不清的童养媳	13
害归正传	15
1. 逃出狼窝沟	15
2. 黄狼山	18
3. 庙村一根绳儿	25
4. 井边的争吵	29
5. 树上挂着一双拐	38
6. 秘密行动	45
7. 危险的虎跳崖	56
8. 意外的收获	64
9. 山雪山风	69
10. 月月走的这条路	74
11. 派出所长和他的女儿	80





目 录

contents

12. 清明雨	89
13. 常松英和42名学生	97
14. 手拉手	104
15. 月月和小翠	111
16. 有了好消息	120
17. 迎宾小姐	125
18. 半夜，静悄悄.....	131
19. 还要上学	136
20. 大山作证	142
21. 误入虎口	152
22. 在吴家大院	164
23. 警车飞驰	171
24. 歪打正着	177
25. 好心该有好报	190
26. 在心田播撒种子	197
27. 人间爱心多	207
28. 在新新制药厂	214
29. 星期一的早晨	217





目 录

contents

30. 手拉手夏令营	223
31. 峰高谷深	233
32. 牵挂	239
33. 山祭	245
34. 高高的白杨	254
35. 太阳月亮情悠悠	259
尾 声	265
A. 纯真情愫	265
B. 秘密	266
C. 郝老师	267
D. 墓地	268
E. 导演古佩奇	269
F. 可怜的吴超仁	270
G. 噩耗	273
H. 呼唤	274





楔子

立春刚过，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气息。瞧那风，寒冷中隐隐有那么一丝丝暖意，让人感到久违了的那种清新和舒畅。

不过，树还是秃的，草还是枯的，大地山丘仍然是冬日的荒凉景色。但是，如果人们细心，就会发现那挂有上一年的枯叶的枯枝上，凸起了一个个小小的芽苞，它孕育着新的生命，新的春天，新的故事和童话。地上那干黄的小草的根部也露出了极小的绿芽儿，它挣扎着，想冲破那坚硬的地面，不怕春寒料峭，它向上生长，让世间的雨露、阳光、理想和希望流进自己那生命的海洋。

山区的夜空总是异样的神秘，尤其是那天上的明月，给人以无涯的幻想，无际的沉思，以及说不清的感悟……

一片乌云悄悄飘来，遮住了明月，顿时天地之间的银色朦胧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风在轻轻拂，大地和山河对天呼唤：

让那乌云快快散去吧……



A: 袁月月

白马关一带，是既古老又贫穷的山区。

白马关乡的山又多又高，在它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山梁，当地人叫它黄狼山。

黄狼山，听起来就觉得它有些恐怖。

黄狼山的北山坡下，有一条沟，名叫狼窝沟。狼窝沟的西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山村，名叫天尊庙村。据说那庙中过去供奉的是元始天尊，是《封神榜》中的大神。

天尊庙村，人们简称庙村。

山村的傍晚比山村的早晨好看。那黄昏如同一首深沉的歌，雄浑的曲子，让人有无尽的感受与联想。

夜幕是从近处开始拉起的。渐渐地，光线向远处退去，越退越远。仿佛就在刹那之间，大地忽然变暗了。只有西边的远处山峰上，还有红中掺杂着金黄色的晚霞涂抹在扇形的天边上。

山里人都知道，日落风起。

山风习习中，那一抹晚霞终于消失了。天上的星星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眨着眼，望望大地，又望望远方。他们在呼唤月亮大姐姐：“月亮姐姐，你在哪儿？”

月亮升了起来，她弯着腰，答：“我在这儿呢！”

过了一会儿，月亮姐姐说：“你们听到地面上有人在哭吗？”

星星们不再说话了，他们在静静地听……

哭声是从庙村村北的半山坡坟地上传来的。那坟地面积不大，就着山地坡面地势，埋葬着五个人，所以有五个坟头儿。

坟头儿大小不一，但最左边的那座坟要大一些。坟边歪歪斜斜种着几棵柳树，坟前既无碑石，也无牌位。坟前站着一个穿着半旧的粉花上衣和浅蓝裤子的小姑娘。



娘。她身材苗条，是个万里挑一的漂亮女孩儿。她泪流满面，呜呜地哭着，哭得山风不再吹，哭得柳枝不再摇，哭得天上月亮皱起眉，哭得天上星星直叹息……

她，就是远近闻名的苦命穷家生养的金凤凰袁月月。

姓袁，叫月月。

这名字可不错，有点诗意。没点儿文化，可起不了这名字。那是谁起的呢？就是她面前坟里埋的这个人。

那坟里埋的人是袁月月的亲生父亲。

他叫袁大福。袁大福原是庙村小学的老师。庙村小学东北侧，离天尊庙不远。学校破极了。在庙村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诗中说：

天尊庙村有座庙，
神倒墙塌长杂草。
庙边有座破学校，
学校里边兔子跑。

由此可见这所远近唯一的小学的状况。

据说，小学也曾辉煌过。那大约是在五六十年前的时候，校长名叫赵华芬，女的，可能干了！

B：老校长赵华芬

那时候赵校长风华正茂，才十八九岁，刚从县师范学校毕业，就自愿来到这穷山恶岭的庙村小学，开始她的非凡的但又是苦难的教师生涯。

她当过先进工作者，进过北京，见过那时的中央领导；她曾有过幸福的岁月，一是与中央下到基层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贾创云的恋爱、结婚，一是她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儿贾晓云。后来她被打成右派分子，丈夫离她而去回北京了，还带





走了她的心肝宝贝儿子，一走就杳无音讯。后来，她因为改造得好，摘去了右派帽子，压力小了些，可日子并不好过。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整得死去活来。照她的说法是：“阎王老儿见我来了，拒不接受。说，赵华芬啊赵华芬，你在阳世间的罪还没有受完，回去吧！就这样，他们又把我送回到了这世界上。”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那十年动乱啊！闹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整天就是两个字：“整人”！生产跨了，思想乱了，学校当然也就更糟了。那时，什么“派”的头头儿们，加上什么这个军宣队，什么那个工宣队驻进学校，学生老师停课闹革命，结果闹塌了房子，闹丢了教室里的课桌椅；黑板呢，不是被人偷去烧火做饭了，就是被人砸得稀巴烂。

苦命的学校啊！

赵校长出身不好，又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权威的新帽子，再加历史上的右派身份，她简直成了这一带最大的“批斗”对象。她挨过的打，人们说比地上的野草还多；她游街的次数，人们说比夏天树上的树叶还多。她的脸上留下了伤疤，她的牙被打掉了一半，她的一只眼受了重伤，她的腰再也不能挺直，她的一条腿瘸了……

可是，她活过来了。

听过她身世的人，都说“她没有死，真是天下奇迹”。

真正的奇迹应该说，还不是以上这些。那是什么呢？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被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庙村小学校长的职务，于是，她找回来了有志于发展贫穷农村教育事业的几位教师，率领他们，重新修起了简陋的校舍，招来学生，重新开学上课了。

她说：“什么都可以耽误，孩子们上学不能耽误啊！什么都可以再等一等，唯独孩子们上学万万等不得啊！”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总是滚动着泪珠，情绪显得十分激动。

在她手下干活最得力的是袁月月的父亲袁大福。





C：袁大福

袁大福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上过高中，只是乡办初中毕业。可是，他聪明好学，是远近闻名的秀才。他一表人材，口齿伶俐，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写得极好，以至于过春节时，十几里外的村民都来求他写对联。

他没学过教育学，可特别会当老师，对学生热心和善，循循诱导，他教的学生学习成绩个个优秀。他望着老校长赵华芬，说：“赵校长，我是半瓶子醋，上下乱晃荡哟！我可得拜您为师，补补那缺的师范课！”

赵华芬特别喜欢这个上进心特强的好青年，拍着他的肩膀，说：“甭拜，我心里，打你一到这儿，就收你当学生了！不过，眼下太忙，先得让学生念书，这就叫火烧眉毛，一会儿也等不及哩！等稍稍就绪了，咱们再说师徒补课的事。”

袁大福一个心劲儿，全力以赴地扑到建校、教书、备课、家访的工作中，连他刚刚满月的女儿袁月月都顾不上多看几眼。工作忙，顾不上抱抱亲亲小女儿，可不等于他不爱小女儿。

他妻子艾菊花怀孕时，曾问他：“大福，你喜欢要儿子，还是喜欢要女儿？”袁大福望着妻子美丽而善良的眼睛，笑着，却没有说话。

艾菊花轻轻拍拍鼓鼓的肚子，撒娇地再问：“说嘛，说嘛！你想要儿子？还是想要女儿？人家说，我们女人怀了孕，心中想要小小子儿，就天天想小小子儿；要是想要闺女呢，那就天天想丫头片子。想多了，就灵验。”

这回，袁大福说话了，问：“真的？我不信！”

艾菊花瞪了丈夫一眼，说：“咳！你这个人呀。人家还说，孩子他爹要想要男的，就多想小子儿；要想要女的，就多想丫头，也能起作用。”

袁大福笑着说：“菊花，我可不是老封建，什么男孩儿女孩儿的，男女都一样！”

菊花也放心了，说：“那就好。”

袁大福叹了口气，说：“生男生女，我都不会怪你。你嫁给我，已经是够难的啦！跟着我，也没享啥福。我这大福大福，连小福也没能给你。这倒不说，我知道，你心眼儿好——”





艾菊花深情地瞅着袁大福那诚挚的面孔，摇了摇头，说：“大福，你别说了，我嫁给你，我乐意。你家穷，我不嫌。再说，我家也一样穷啊！你疼我，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袁大福走到艾菊花身旁，抚着妻子黑黑的柔软的头，说：“可是我还有个天大的拖累啊！”

他说的拖累，指的是他的亲弟弟，比他小两岁，名字叫袁二福。

袁二福小时候和哥哥袁大福一样聪明、活泼。从外表看，也是一表人材。说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他七八岁的那年，他哥哥大福带着他进县城看电影。他们从来没看过电影，只是听人家讲，那人是电做的，能在布上说话走路，可神啦！电是什么呢？他们也说不清楚。

就是那次跑了四十里地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大雨。哥儿俩手拉手往回走，在翻过黄狼山山梁的时候，兄弟二人脚下的石头被雨水冲斜，刹那间他俩一滑，摔下山崖。

他们昏死在山崖下，直到次日拂晓，上山砍柴的老村长吴林生发现了他们，将他们救回家中。后来兄弟俩都脱离了生命危险。哥哥袁大福恢复了健康，可弟弟二福却留下了后遗症，成了痴呆人，也就是平常人们说的傻子。

曾请医生看过，花去了他家的全部积蓄，只查出了病因，说是大脑受了伤，无法治疗。其他一无所获，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傻。

他丧失了劳动的能力，这些年来愁死了父母双亲，父母去世后，照顾养活袁二福的重担自然落到了袁大福与艾菊花夫妻俩的肩上。

现在，家里又要增加一个张嘴吃饭的人，夫妻二人心中都想到了将来的难处。可是，有了孩子，总不能不要啊！

那是13年前，月月出生的那天晚上，袁大福忙完了学校里的事情，匆匆往家中赶去。早上出来的时候，菊花就说：“大福，我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扑腾扑腾直踢我，我琢磨着，没准儿今儿个要生了。”

袁大福点点头说：“我跟邻居徐奶奶打了招呼，让她多照看你。我中午回来看你。”

到了中午，他忙着解决两个学生吵架的事，没有挤出时间回家。正如他常常讲的，在学校一忙，时间就如同飞一样，一晃，一天就过完了。





他走着，抬头看看夜空，啊！一弯丰满的月牙儿挂在天上，在她周围布满了密密的星星。他心中念叨着：“菊花她是不是生啦？”

仿佛天上的月牙儿在回答他：“生啦，生啦，你有了个女儿！好漂亮的小丫头！”

袁大福想着想着，哧哧地笑了。

前边有个黑影儿，小跑着，喘着气，越来越近了。袁大福从那身影儿判断出那是傻弟弟二福。他叫道：“二福，是你吗？”

袁二福听到了，结结巴巴答：“哥，是——是——是我——我——二福——”

袁大福迈开步，小跑着，迎上去问：“你干啥去？”

袁二福拉住大福哥哥的胳膊，说：“快——快——嫂——嫂——嫂子——快——快——生了——”

袁大福心中一热。是啊，就要当爹了，怎么能不高兴！他说：“嗯，知道啦！快，跟我回去。”

袁二福回转身，跟在哥哥后边，又说：“你——不——不用怕，隔壁徐奶奶和她的侄女，都在那儿，都——都准备——准备好了——”

袁大福听了，心中也踏实了些。他们大步流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着。当走到屋门口的时候，徐奶奶的侄女大概听到了动静，迎了出来，说：“你们男人别进来，大嫂子正生呢。”

袁大福点点头，答应道：“好，知道了。”

袁二福伸手捅了捅哥哥，说：“哥，怎——怎么回事？你——你怎么不去看嫂——嫂子？”说着，他挤到哥哥前头，准备推门进屋。袁大福一把拉住了他，说：“等一等，现在不要进。”

袁二福停住脚，答应说：“嗯，哥说怎么——怎么做——我就——就怎么做。”

远处传来了几声汪汪汪的狗叫声。袁大福看看屋门，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从门缝透出的淡淡的黄色的灯光。

他抬起头，看到天上挂着的那丰满的月牙儿，好明好亮啊！那月亮将金黄色的光洒向宇宙，给山、给水、给房屋、给树木都涂了一层若隐若现的金色。那光，那色，不像太阳那样强烈，让人睁不开眼，更不能也不敢用眼睛直视它。它仿佛微笑





望着你，望着他，望着世上的一切。而我们，不管你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可以将目光直接投向它，它从不拒绝……

多么美的月色啊！

多才多艺的袁大福练习写过诗，在语文课上讲写作方法时，讲得头头是道。讲作文课时，讲得学生都听得入了迷。他虽是农民出身的小学教师，却很有情趣。忽然，他有个预感，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个女儿。他把女儿和月亮马上联系到了一起，想，要真的是，那就给她起名字叫月月。真巧，我们家姓袁，袁和圆同音。对，叫圆月。就是袁月月！唔，像女娃的名字。

袁大福又想，万一要是个小子儿呢。男孩儿叫月月，带着一股女性味儿，不好。他琢磨着，突然想到，去掉一个月，就叫袁月，这不就可以当男孩儿的名字啦……

他正想得出神，屋里传出“哇”的一声婴儿啼哭声。那哭声如同闪电一样，划破了夜的寂静；也如一股暖流，注入到了袁大福的心中。他顿时跳着叫起来：“生了——生了——”

袁二福看见哥哥高兴，也跳着喊：“生了——生了——”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是徐奶奶。她满面笑容，说：“大福，恭喜你，生了个漂亮的丫头！”

啊！是女儿。

他冲进屋里，看见在烧得热烘烘的土炕旁躺在妈妈艾菊花身旁的女儿。她圆圆的小脸，闭着眼，小小的好看的嘴唇，时不时地动一动。他压低声音叫：“月月——袁月月——”

眼角还挂着泪花的艾菊花吃惊地问：“你叫什么？”

袁大福伸手擦去菊花眼角的泪水，说：“我给咱丫头起了名儿啦，叫月月，月亮的月。”

艾菊花听了，脸上露出微笑，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问：“今儿外边有月亮？亮亮的？”

袁大福点头：“嗯，有月亮，很亮很亮。”

艾菊花说：“月月，袁月月，嗯，挺好。”说罢，她闭上眼睛，仿佛睡着了。袁月月和妈妈身旁使劲挣扎着，好像要从那包着她的襁褓中冲出来似的。





艾菊花连忙将她揽在怀里，喂她奶吃……

袁大福沉浸在幸福中。他外忙工作，内忙家务，再累，他也不怕。就在那年袁月月刚刚满月不久，下了一场大雨。本来就破的校舍教室，有一间塌了，那是在夜间，幸好没有伤人。

老师的唯一一间小房也哗哗地漏雨，他们只好搬出来，在两头透风的门楼下办公。

D：屋塌人亡

袁大福那年教着四年级，总共男女学生三十来人。大雨之后，他已经发现那屋子不结实，就找校长说：“赵校长，那教室有危险，不能再用了。”

赵华芬点点头，说：“是啊，你通知学生先停学几天，留点作业，在家里做，不要进那教室。”

袁大福想了想，说：“好吧，先让他们在家复习。可这不是长久之计，总不能老待在家里呀。赵校长，咱是不是再找找上级单位？”

赵华芬叹了口气，说：“我已经找过了，不只一趟。他们也说没有经费，解决不了。”

袁大福问：“村长那儿，您找了吗？”

赵华芬说：“找了，他也为难，说一时解决不了。一句话，穷。大福，懂吗？穷，村里穷，教育局穷，国家穷，你和我也穷。”

两个人都沉默了。

校长叹了口气，大福也叹了口气。叹息是一种解忧的自然功能。叹气后，心情似乎稍稍好一些。赵校长说：“这样吧，几天以后，如果还解决不了，你那班的孩子都到我家去上课。我那屋子挤挤，几十个娃娃还能装得下。”

袁大福点点头，说：“到时候再说吧，我先去通知学生。”

他通知学生放假三天，留了作业，就让他们回家了。他在那已经出现裂缝的教





室外转啊，转啊，动脑筋想着办法。

嗯，还得去找老村长。可是，赵校长已经找过他了，解决不了呀，我去，能行吗？他想着。试总比不试强，求求村长，让他再找找上级，或者由村里出面修修这房子……

他将那岌岌可危的教室门用一把旧锁锁上，然后匆匆走了。

可谁也没想到，怕出事儿，怕出事儿，事儿还是出了。出的不是小事儿，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那是第二天早晨，还是阴天，还刮着风。袁大福他那班的学生多数待在家里，没来上学。他吃罢早饭，抱起月月，拍了拍，说：“月月，爹去上班了。”

月月脸上露出笑容，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仿佛在说：“去吧，去吧。”然后咿儿咿儿地乐着。袁大福真舍不得放下她。艾菊花走过来，接过孩子，半开玩笑说：“袁老师，快上班去吧，你的闺女跑不了。今儿不是挨门去学生家吗，早点回来。”

袁大福答应说：“好。”

他走到门口，还回头说：“月月，等爹回来！”

袁大福绝对想不到，他会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那是月月长大以后，艾菊花回忆给女儿说的，每当讲到这儿，月月就止不住流下泪来。妈妈当然比她哭得还伤心。月月常常想，爹爹好呀，可他死得那么早，死得那么惨！她甚至责怪自己，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不拉住爹，让他不要出门，留在家中……

不满一岁的月月当然不可能留住她爹，为学生操心那是他的工作啊！

袁大福走的头几家，学生很听话，真的在家复习功课，做他布置的作业。到了第四家的时候，那个男学生是老胜的孙子，名叫刘富生，他不在家。袁大福不放心，问：“大爷，您知道富生去哪儿啦？”

刘老胜想了想，说：“他说，还是学校教室好，他叫几个同学去学校了。”

袁大福听了，眉头皱起，嘴里嘟囔说：“咳呀，这孩子真不听话！”

刘老胜见老师皱眉，顺口问：“怎么？很危险吗？”

危险两个字，如同一个炸弹在袁大福的脑子里爆炸了。危险？不错，危险，危险——

他连忙说了一句：“大爷，我走了！”说罢，他迈开大步向学校跑去。这时，





天还早，路上人也不多，当他跑到学校时，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啦。他向那危险的教室跑去，一阵风吹来，忽地刮起地上的沙土，迷了他的眼。

他揉了揉眼，看到教室的门锁着，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就在他准备走到窗口去看看室内时，又一阵风吹来，那已经摇摇欲坠的教室仿佛晃了晃，然后多处哗啦啦掉下土来，还有大块儿的砖头、土坯……

也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教室的窗户开着，好像有人从这里爬进爬出过。他脑子里一闪：教室里有人？

因为风声较大，遮掩了教室里传出的声音，他一边爬上窗户，一边喊：“教室里有人吗？谁在里边？”

他趴在窗台上看到了，有四个学生挤在一个墙边在做作业。学生好像听到了老师的喊声，都抬起头来往窗口张望。

袁大福怒吼：“出来——快——快出来——”

就在这时，那教室忽啦啦塌下一个角来。天呀！那几个孩子吓傻了，只顾喊：“老师——”

他们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有两个孩子向窗口跑来……

袁大福猛一窜，跳上窗台，然后翻进教室，抱起一个学生正要送上窗台……

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声巨响，轰隆隆——整个房子坍塌了。袁老师和那四个学生全被砸在那砖头瓦块、屋柱房梁下。

就这样，袁大福老师和他的四个学生全部遇难了。

庙村小学陷入了极大的惊恐和悲伤之中，人们含着泪埋葬了死者，月月她妈艾菊花跪在丈夫坟前，哭得死去活来。舅舅艾菊生抱着月月，劝妹妹说：“菊花，别哭了。人死不能复活，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你要哭伤了身子，月月可咋办？”

傻子二福虽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但却知道发生了不幸。他趴在坟上喊了一会儿哥哥，又站起身来搀扶嫂子，呜哩呜叻地说：“嫂子——别——别哭——”

他硬是把艾菊花从地上拽起来，与艾菊生一起搀着她，将她送回家去。

在哭声中，人们纷纷离去了。天色渐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村长吴林生，一个是校长赵华芬。

赵华芬一直默默地站着。从头天出了事直到现在，她没有闭过眼。一合眼，眼前就出现袁大福和那死去的孩子的惨状。她的泪早就流干了。但那只没有失明的和

